



蕭何月下追韓信

京 劇

北京 宝文堂 書店

蘇何月下追韓信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 10070·421 字數20,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frac{1}{8}$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4,000册

定价(7)0.17元

前 記

“蕭何月下追韓信”是元曲中就已經有的一個劇目。它寫的是漢、楚相爭中的一段故事。劉邦被項羽貶為漢王，急圖東歸，叫張良去物色一位元帥。張良看中了在項羽帳下懷才不遇的韓信；以角書為憑，請他去見劉邦。韓信很自負，到了漢中，不屑以書自薦。丞相蕭何素知韓信有大才，屢次奏請重用他；但劉邦因韓信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始終不予重用。韓信怒，棄官而去。蕭何聞訊，急忙飛馬追趕，出城數十里，把韓信追了回來。劉邦終於拜韓為元帥。

這個本子原是周信芳先生早年的創作，最近又經過他自己的整理。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第一場

〔張良上。〕

張良：（唱西皮散板）

為助沛公平四海，

天涯海角訪英才。

山人張良。火燒棧道之時，我與蕭何定下一計，尋訪興漢滅楚的大元帥。前在鴻門宴上，見韓信乃天下奇才，我不免以贈劍為名，暗中勸他棄楚投漢，就此前往。（唱搖板）

假作賣劍把韓信拜，

明珠豈可久藏埋。（下）

第二場

〔韓信上。〕

韓信：（唱西皮散板）

滿腹經綸無處用，

何時展翅得凌空。

我，韓信。在項羽帳下，做一個執戟郎官，可恨他笑我無志無能，不加重用。天哪，天！俺韓信何日才能

出头也！（唱西皮散板）

怀才不遇心內痛，

明珠久埋塵土中。

〔張良上，家院暗上。

張良：（唱西皮散板）

蓋世英才當器重，

特來訪尋大英雄。

門上有人么？

家院：作什么的？

張良：煩勞通稟，淮陰故友求見。

家院：請稍待。——啓家爺，淮陰故友求見。

韓信：啊！俺韓信在此，并無相識，哪里來的故友？見過此人，再作道理。——來，說我有請。

家院：是。——家爺有請。（下）

韓信：鄉親在哪里？

張良：故友在哪里？

韓信：請坐。

張良：有座。

韓信：我與仁兄素不相識，怎說故友？

張良：久聞閣下乃蓋世奇才，故不遠千里而來，踵門拜訪。

韓信：誇贊了。既蒙仁兄抬愛，就請明以教我。

張良：將軍有所不知，我有寶劍三口，一名天子劍，一名

宰相劍，一名元帥劍，特來賣劍。

韓信：不知天子劍賣與何人？

張良：天子劍賣與漢王劉邦。

韓信：劉邦？唔。宰相劍呢？

張良：賣與丞相蕭何。

韓信：這元帥劍呢？

張良：將軍乃蓋世英才，就將此劍贈與將軍。

韓信：韓信有何德能，敢佩此劍？

張良：將軍乃蓋世奇才，可惜霸王不能重用！若能得遇明主，大展宏才，佩帶此劍無愧也。

韓信：告便。

張良：請便。

韓信：哎呀且住！我觀此人，相貌堂堂，好像在哪里見過，為何一時想他不起？哦……我想起來了。——你莫非是子房先生么？

張良：不敢；在下正是韓國張良。

韓信：唔呼呀，失敬了。先生就是為贈劍而來的么？

張良：霸王有勇無謀，目不識人，將軍終無可為。將軍何不去投漢王，以伸大志。

韓信：早有此心，怎奈無人引荐。

張良：不妨事。我这里有書信一封，去到褒中，先見蕭何，必然保荐与你。

韓信：棧道燒絕，無路可通褒中，如何是好？

張良：不妨事。我这里有地理圖一本，按圖而行，可到褒中。

韓信：多謝先生。你我哪里相會？

張良：將軍日后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復奪三秦，你我在咸陽相會。告辭了。（唱西皮散板）

明修棧道為疑陣，

暗渡陳倉復三秦。（下）

韓信：（接唱）張子房謀略高人一等，

入褒中扶漢王建立奇勛。（下）

第三場

〔四侍衛、范增、陳平引項羽上。〕

項羽：（唱西皮流水）

九戰章邯威名震，

槍挑荊角誰不聞。

可恨韓生言不遜，

殺此腐儒方稱心。

鍾離昧：（上）啓稟大王，韓生已死。

項羽：（笑）有哈哈……韓生已死，孤心安矣。

范增：啓奏大王，大患不在韓生，乃在韓信也，望大王重用。

項羽：噯，想那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何足道哉！

范增：大王既不重用，就該除却，以免后患。

項羽：小小韓信，何足挂齒！不必多言，孤自有道理。

（下）

〔四侍衛、范增、鍾离昧同下。〕

陳平：且住！范增老兒，屢次要害韓信，我不免与他報上一信便了。（下）

第 四 場

〔韓信上。〕

韓信：（唱西皮散板）

前與張良來約定，

無有路引怎脫身！

家院：（上）陳大夫到。

韓信：有請。

〔陳平上。〕

陳平：將軍！——將軍，大事不好！

韓信：何事驚慌？

陳平：今有范增屢次在大王面前，搬弄是非，要害將軍，你要準備才是。

韓信：這，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陳平：也罷，現有文憑路引在此，你快快逃走了罷。

韓信：多謝大夫，後當圖報。

陳平：好說，告辭了。（下）

韓信：奉送。——且住！項羽不但不重用于我，反听信讒

言，意欲加害，此处不可久留，我不免投奔漢王便了。

(下)

第五場

〔四侍衛、范增引項羽上。〕

項羽：(唱西皮散板)

江山已然歸一統，

全憑勇力成霸功。

〔鍾離昧上。〕

鍾離昧：啓大王，韓信逃走了。

范增：如何？

項羽：啊！韓信竟敢反我！鍾離昧听令，命章平帶領人馬，追趕韓信，不得有誤。(下)

鍾離昧：領旨。

〔鍾離昧、四侍衛、范增分下。〕

第六場

〔陳良上。〕

陳良：(唱西皮散板)

古道荒山無人往，

為求衣食苦奔忙。

我，陳良。昨夜偶感風寒，身體有些不爽，我女兒叫我不要上山砍柴，只因家中寒苦，些須小病，算得什

么，我不免山中走走。（接唱）

只为砍樵山崗上，

謀生焉能怕虎狼。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山路崎嶇迷方向，

四顧無人心內慌。

且住！來在三岔路口，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陈 良：砍樵。（笑）哈哈……

韓 信：看那旁有一樵哥，待我上前問路。——樵哥請了。

陈 良：請了。壯士敢是迷失路途？

韓 信：正是迷失路途，但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陈 良：隨我來。那條小路可通褒中。

韓 信：多謝了。（唱西皮散板）

多謝樵哥來指点。（下）

陈 良：（接唱）這位壯士貌不凡。

采樵已畢回家轉——

韓 信：（上唱）忽有一事上心間。

且住！后有追兵前來，若是樵哥對他言講，我的性命難保。項羽聞知此路，必然派兵把守，豈不耽誤大計？——樵夫請轉。

陈 良：壯士為何去而復轉？

韓 信：身后有人來了。

陳 良：哪里？

韓 信：看劍！（殺陳良，唱西皮散板）

非是韓信心太狠，

只為追兵隨後跟。

忙將尸首掩埋定，……

有朝得志報大恩。（下）

第 七 場

【四楚兵引章平上。

章 平：且住！行在此處，為何不見韓信？不免回復大王便了。

【眾同下。

第 八 場

【四侍衛、旗牌引夏侯嬰上。

夏侯嬰：（引）君正臣賢，滅項羽，享樂丰年。

（詩）項羽行霸道，

諸侯怨聲高；

何日申兵討，

滅楚顯英豪。

我乃滕公夏侯嬰。只因張良先生，尋訪興漢滅楚的元帥，尚未有消息到來，眼看君臣東歸無日。是我奉了

蕭何丞相之命，設立招賢館，收羅天下賢士。——來，
有人投效，速報我知。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身有角書不肯獻，

方見英雄非等閑。

我若以書自荐，豈不被人耻笑。也罢，現有榜文，
待我揭榜報效。

旗 牌：何人揭榜？

韓 信：淮陰人韓信。

旗 牌：揭榜人淮陰人韓信求見。

夏侯嬰：聞得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項羽帳下為執戟
郎官，怎樣到此？也罢，既然招賢，何論貧賤，且看他
才學如何。——來，喚他進見。

旗 牌：喚你進去。

韓 信：知道了。——參見滕公。

夏侯嬰：將軍可曾出仕否？

韓 信：也曾出仕。只因項羽不能重用，故而棄暗投明。

夏侯嬰：但不知你有什么才能？

韓 信：兵書戰策，略知一二。

夏侯嬰：我却不信。

韓 信：兵書呵。（牌子）

夏侯嬰：果然將帥之才，有眼不識英雄，將軍莫怪。

韓 信：滕公少礼。

夏侯嬰：一同去見相國保奏，漢王必然重用。

韓 信：全仗滕公。

夏侯嬰：旗牌，后面备酒，与將軍接風。——請。

韓 信：請。

〔众同下。〕

第 九 場

〔蕭何上。〕

蕭 何：（引）褒中久困，何日里，才定三秦。

（詩）佯迁义帝都于彬，

月黑風高大江深，

海内臣民皆哀痛，

討伐独夫起义兵。

下官，蕭何。可恨項羽，不遵怀王之約，自立为西楚霸王，反將我主，封为漢王，貶入褒中。只因張良先生，火燒棧道之时，言道尋訪兴漢滅楚元帥，以角書为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命夏侯嬰，設立招賢館，收罗賢士。正是：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难求。

夏侯嬰：（上念）踏破鉄鞋無覓处，得來全不費功夫。——參見相國。

蕭 何：滕公少礼。不在招賢館，到此則甚！

夏侯嬰：招來一位賢士，报与相國知曉。

蕭 何：但不知賢士何名？

夏侯嬰：淮陰人韓信。

蕭 何：韓信……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漢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罷。

夏侯嬰：此人雄才大略，若能重用，必建奇功。

蕭 何：也罷，待我面試其才。有請韓賢士。

夏侯嬰：是。——有請韓賢士。

韓 信：（內）來也。（上唱西皮流水）

張良也曾對我講，

他道蕭何不平常。

且將角書藏身上，

看他可能識棟梁。

相國在上，韓信大札參拜。

蕭 何：罷了。

韓 信：（怒）告辭。

蕭 何：且慢！察言觀色，賢士似有不悅之意。

韓 信：我有一言，請恕唐突之罪。

蕭 何：將軍若有高論，蕭何洗耳恭听。

韓 信：相國容稟：昔日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于鼓瑟。王坐于堂上，命鼓瑟之人，立于堂下。那賢士不悅，言道，今王坐而臣立，臣何自賤，甘為王樂！相國，那鼓瑟之人尚羞立于王之側，何況韓信耳！

蕭 何：呀！（唱西皮流水）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
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他说我萧何少恭敬。

將軍：

恕我蕭何未相迎。

請坐。不知將軍駕到，有失迎迓，望乞恕罪。

韓 信：豈敢，久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故不遠千里，特來投效。

蕭 何：將軍虽有奇才，但是棧道燒絕，不能東歸，也是枉然。

韓 信：（笑）哈哈，棧道燒絕，免項羽西顧之憂。瞞得了項羽，瞞不了我韓信耳。

蕭 何：（笑）哈哈……！夏侯將軍，張良先生火燒棧道的時節，言道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為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想韓將軍宏才大略，他不請，還請何人？嘿！嘿！子房呀子房，你往日机警，這一回也失了機會了。

（唱西皮散板）

夏侯將軍忙修本，（轉向韓信）

今日相逢慰平生。（同下）

第 十 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引）七雄龍爭，歸藏秦，合久必分。

(詩)先入咸陽除暴秦，

項羽負約自稱尊。

強柔不敵且暫避，

等待时机再縱橫。

孤，漢王刘邦。可恨項羽，不遵怀王之約，自立为西楚霸王，將孤貶入褒中，封为漢王。本當与他抗拒，怎奈兵力不足，故听張良先生之言，暫居褒中，歇兵養銳，以作东归复仇之举。幸喜如今兵精粮足，正可复夺三秦，还定咸陽；怎奈棧道燒絕，兴漢滅楚元帥，尚未到來，張良又無音信，孤好生憂慮也！——內侍，傳旨下去，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大太監：大王有旨，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蕭何：（內）蕭何有本啓奏。

大太監：啓大王，蕭何有本啓奏。

刘 邦：宣蕭何上殿。

大太監：大王有旨，蕭何上殿。

蕭何：（內）領旨。（上唱西皮慢流水）

我主爺起义在芒碭，

拔劍斬蛇天下揚。

怀王当年把旨降，

兩路分兵定咸陽；

先進咸陽为皇上，

后進咸陽扶保在朝綱。

也是我主洪福廣，
一路上得遇陸賈酈生與張良。
秋毫無犯軍威壯，
我也曾約法定過三章。
項羽不遵懷王約，
反將我主貶漢王。
今日里蕭何荐良將，
但願得言听計從、重整漢家邦、一同回故鄉。
撩袍端帶金殿上，
揚塵舞蹈見大王。

臣蕭何見駕，大王千歲。

刘 邦：平身。

蕭 何：千千歲。

刘 邦：上殿有何本奏？

蕭 何：夏侯嬰在招賢館得來一賢士，特來保荐。

刘 邦：賢士何名？

蕭 何：淮陰人韓信。

刘 邦：韓信？我想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出身微賤，若用此人為將，三軍不服，諸侯訕笑。豈不被項羽笑為盲人耶！

蕭 何：古之大將，出身微賤者多，韓信蓋世奇才，若棄之不用，我君臣東歸無日了！（唱西皮散板）

大王不用韓信將，